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及其弊端

张愉^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主要主张情绪可以被还原为评价性信念或者判断。具体来说, 评价性信念作为评价性判断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在评价性判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把情绪还原为评价性判断, 要求主体具备概念化能力。但是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包括: 评价性信念对情绪来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预设了主体的概念化内容, 但是概念化内容并不是情绪的充要条件;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对主体的概念化能力要求过高, 将情绪解释得过于理智化; 情绪的附加策略也无法挽救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

关键词: 情绪; 评价性判断; 评价性信念; 概念化内容; 理智化

绪论

在十九世纪, 布伦塔诺 (Brentano) (1874) 强调情绪是以对象为导向的或意向性的, 但他并没有将其延伸到评价理论。到了二十世纪中叶,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 (The Evaluative Judgment Theories of Emotion) 出现, 其主要主张是情绪是评价性判断, 是对事物的认知评价而不是感受。代表人物有查理·邓巴·布罗德 (Charlie Dunbar Broad) (1954)、埃罗尔·贝德福德 (Errol Bedford) (1957)、安东尼·肯尼 (Anthony Kenny) (1963)、罗伯特·所罗门 (Robert Solomon) (1976)、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 (2001) 等。其中, 罗伯特·所罗门主张澄清构成情绪的“判断”的概念, 他认为情绪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单一的判断或信念, 而是必须被理解为特定种类的判断以及系统的判断。他认为判断与情绪表达是本质联系而不是偶然联系。^② 努斯鲍姆主张情绪是评价性判断的形式, 是对需求 (neediness) 和缺乏自足 (self-sufficiency) 的承认。^③ 还有一些认知主义者则主张接受情绪必然包括评价, 但是否认包括判断或信念。代表人物有格林斯潘 (Greenspan) 和罗伯特·罗伯茨 (Robert Roberts)。格林斯潘还区分了有意识的情绪与无意识的情绪 (同时也主张情绪的附加策略 (The Add-on Strategy of

^① 作者简介: 张愉, 1993年6月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博士, 研究方向为心灵哲学、分析哲学。邮箱: 1901110815@pku.edu.cn

^② 参见 R. C. Solomon, "On Emotions as Judgment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88, pp.184-185.

^③ 参见 M. Nussbaum, "Emotions as Judgments of Value and Importance", in *Thinking about feeling: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on emotions*, ed., by R. C. Solom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85.

Emotions)。罗伯茨进一步承认了小说等激发的情绪也是真情绪。另外，一些情绪的附加策略主张在情绪是评价性判断的基础上增加其他状态或现象，包括欲望、生理扰动（physiological perturbation）（比如肌肉紧张等）。代表人物有格林斯潘、阿尔斯托（Alston）、泰勒（Taylor）。

本文将主要讨论情绪等同于评价性判断的情绪评价判断理论，而对于囊括其他状态的附加策略理论，我将在本文的最后一个小节再讨论。评价性判断作为判断的一个子集，情绪如果与判断相关，那么将是与评价性的判断相关联，而不是与所有的判断相关。其次，信念在情绪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有的情绪基于信念，有的情绪不基于信念，如果仅仅把情绪还原为信念的现象（doxastic phenomena），则会遇到一些困难。困难指的是，我们的情绪不是基于信念的现象而产生，而是基于评价性或者价值论的信念而产生。因此某些哲学家将信念的现象与评价性或者价值论的信念做了区分。例如，我们看到一条有着又尖又长的牙齿的蛇而感到害怕。我们的害怕不是基于这条蛇有又尖又长的牙齿的信念，而是基于这条蛇是危险的这一信念，也就是评价性的信念。^① 但是对情绪来说，评价性的信念是否是其充要条件还有待商榷。我将在文中进一步展开讨论。

1.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内容和特征

格里菲斯是评价性判断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观点却出现了情绪与判断不相符合的地方。格里菲斯（Griffiths）认为“情绪通常被描述为发生在有机体上的被动状态（passive states），且不受意志控制（意味着他们无需意识的指导也能协调地展开）。”^② 但判断往往表现出被意志支配，是我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如果情绪是判断，情绪又怎么可能是不受意志控制且是被动的？

这是对评价性判断理论的一个比较有力的反驳。“被动的”适合于情绪但不适合判断或者信念。判断和信念暗含着主体是自愿地做出判断或选择信念。但是这种信念自愿主义（doxastic voluntarism）高估了意志在其中的作用，忽视了外部事实对判断和信念的影响。所以认为判断和信念是主动的，而情绪是被动的是比较武断的说法。相应的是，情绪与判断之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反而为评价性判断理论提供了论证的依据。格里菲斯也进一步认为情绪其实也可以描述为自动化的（automated）情感程序（affect programs），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所罗门也论证道“人不能简单地选择愤怒或不愤怒，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活动来使自己愤怒或

^① 参见 J. A. Deonna & F. Teroni, *The Emotions: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12, p.53.

^② P. E. Griffiths, *What Emotions Really Are: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77.

者停止愤怒；这对判断来说也是对的，我不能简单地判断一种情况是幸运的、尴尬的或者危险的。”^① 所罗门认为我们对自己的情绪负责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判断负责一样，情绪也可能是自动发生的，但对于情绪是判断这一说法，我们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

所罗门将情绪与评价判断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细化，从而回应其他哲学家对情绪是评价判断的质疑。所罗门认为情绪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单一的判断或信念，构成情绪的判断必须被理解为：（1）特定种类的判断，而不仅仅是辩护的命题；（2）系统的判断，而不是单一的判断；（3）判断与情绪表达是本质联系而不是偶然联系；（4）不动情感的判断（*dispassionate judgment*）只在独特的病理学和哲学讨论中出现，情绪不能与构成情绪的判断分开；（5）判断与欲望有非因果联系；（6）判断是持续的而不是简单的开始，结构性的而不是分裂的。^② 所罗门认为即便是不动感情的判断也能在更大的情绪语境下理解。

我们来看具体的论证，首先，所罗门认为判断作为心理活动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命题内容，比如在命题“萨利判断琼斯冒犯了她（*Sally judges that Jones has offended her.*）”中，如果琼斯并没有冒犯萨利的意图，或者他有冒犯的意图但说了一些非冒犯性的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萨利对琼斯的冒犯性言论的理解和萨利如何接受此种言论。即便是同一个命题，判断可以是不同的，萨利可以判断琼斯试图冒犯她，也可能她知道琼斯本不想冒犯她，即便那些言论还是冒犯到了她。另一方面，判断的命题内容与判断的情绪的成分明显相关。琼斯冒犯萨利的命题是萨利愤怒情绪中的一个偶然成分，而且萨利的愤怒也不能仅仅通过构成情绪的判断性命题就得到清晰的解释，因为还可能包括一些微生物学或心理学之类的解释，比如声音的改变，拳头的紧握等，这些也可以被看作是情绪的一部分，但是不可以等同于情绪化判断。但是如果判断缺乏身体表情或判断内容，那么这种判断也是不对的。反驳者可能会说同一个判断可以没有恰当的情绪。所罗门认为并不是判断以同一个命题的形式表示出来其意义（*sense*）就是一样的，命题“萨利判断琼斯冒犯了她”可能包含萨利对于被冒犯感到失望，或者萨利对于被冒犯感到深深地受伤，也可能对此感到愤怒。所以判断“琼斯冒犯了萨利”，其实不只是一个判断。所罗门反对在没有相应情绪而做出某些判断（不是全部判断）是可

^① R. C. Solomon, *What is An Emotion: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

^② 参见 R. C. Solomon, “On Emotions as Judgments”, pp. 184-185.

能的，反对狭隘地理解判断的命题内容，他认为情绪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①

第二，所罗门认为情绪是系统的判断，比如我们生气，不仅仅是因为被冒犯，还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他的地位、政治党派关系、犯罪的严重性以及复仇的紧迫性等等，以及爱不仅仅是品质上的钦佩，还包括利益、长相、吸引力、地位以及一些神话或隐喻的影响，都应纳入到我们对爱的判断系统之中。^②

第三，所罗门认为情绪表达处在构成情绪的判断系统之中。构成情绪的判断不仅仅在观察模式下做出的，它们通常以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便这些行动以一种相对直截了当的方式，比如生气的人摔东西之类的。还有的情况是，比如在一些戏剧化的情况下，比如尴尬的情况下的情绪，或者一些不可预见的情境下，比如失恋的人没办法接受事实时的崩溃的情绪。情绪不仅仅是认知性的，而且是活跃的，与我们关注的世界相关联。因此，情绪的表达处在情绪的判断系统之中。

③

第四，不动情感的判断是否就不包含情绪？所罗门认为这个反驳并不能成立。他认为判断的内容不能完全和行为以及情境分开（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也强调过这一点）。所罗门认为我们很难设想一个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讲述恐怖的谋杀情景，除非他是一个有着生理或情感缺陷的病人。虽然我们可以设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情绪慢慢减弱，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从整个情境来看，除非在最不寻常的病理情况下和设想的哲学讨论中，才可能出现判断的内容与其行动和情境完全分开的情况。^④

第五，由情绪构成的判断与欲望相联系，但是欲望与情绪不是因果关系。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认为判断在情绪中是一种与欲望有类似概念化联系的判断。所罗门也认同情绪的分析与欲望或多或少有联系。欲望本身不是情绪，但是欲望可以激发情绪。而且欲望和判断也紧密联系。约翰·塞尔（John Searle）认同判断和欲望是情绪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所罗门反对的是欲望与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欲望和情绪有紧密联系，但不是有情绪就一定包含欲望，比如有复仇欲望的愤怒和仅仅只是被冒犯而产生的愤怒，两者都可以称之为愤怒，但是欲望扮演着不同的角色。^⑤

第六，判断是持续的而不是简单的开始，结构性的而不是分裂的。比如多年

^① 参见 R. C. Solomon, "On Emotions as Judgments", pp. 185-186.

^② Ibid, pp. 186-187.

^③ Ibid, p. 188.

^④ Ibid, pp. 188-189.

^⑤ Ibid, pp. 189-190.

的爱人之间的爱，是持续性的。而一时的脸红的爱情，则一般不被视为真正的持久的爱。但是如果说情绪涉及持续性的判断则会非常奇怪。我们也许可以说情绪被判断引起，但是我们还是很难解释持续性情绪的经验内容。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是，将情绪看作是处在神学家所说的上帝的宇宙之中，不仅需要创造，还需要持续的努力。道德判断不由片刻的沉思或决定组成，因此判断构成的情绪更新的频率与情绪的强度相关。情绪不应该只是记忆性而应该是我们经验的动态的结构，并且持续更新。所罗门认为情绪是判断，但不是那种超然和与世界无关的判断，情绪是不能脱离行动、欲望以及我们的生活经验的判断。^①

除了所罗门所澄清的关于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的概念，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玛莎·努斯鲍姆，她作为评价性判断的代表人物之一，对情绪与判断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理解是情绪的特征应当以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来解释，情绪是评价性判断的形式（forms），情绪重视的是那些超出自己控制的人或事，情绪实际上是对需求和缺乏自足的承认。^② 玛莎·努斯鲍姆继承了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的观点，她认为情绪本质上是判断，可以被合理评估和教育。但是她与斯多葛学派的不同点在于，她认为很多情绪是合理的（rational），而不是非合理的（irrational），同时她将自己的分析扩展到动物和婴儿，并拓宽了构成情绪的判断的范围。

努斯鲍姆在论证情绪是评价性判断时首先回应了斯多葛学派可能遭遇的困境，即如果情绪是判断，那么如何解释情绪的紧迫性（urgency）和热度（heat），因为思想通常被解释为超然（detached）和平静。努斯鲍姆的回应是首先情绪是关于对象的，比如恐惧亲人死去等，如果恐惧消失，就可能只剩下颤抖或心跳；但是物理事物不同，比如风撞击某事物，风并不取决于它可能撞击的物体。^③ 其次，情绪的对象是意向性对象，情绪是关于对象的，关于性（aboutness）更加内在，体现了一种观察方式，要求我们从自己的窗口（window）来观察对象，对象既可以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不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对象。努斯鲍姆试图通过关于性将意向性与机械的指向性（mechanical directedness）区分开来。同时她又认为区分害怕与希望，害怕与悲伤以及爱和恨在于物体被感知的方式，“在害怕中，对象作为威胁，但是我们有逃脱的机会；在希望中，对象作为不确定的事物，我们有机会获得良好的结果；在悲伤中，我们失去对象；处在爱之中，

^① 参见 R. C. Solomon, "On Emotions as Judgments", pp. 190-191.

^② M. Nussbaum, op. cit., p.185.

^③ Ibid, p.187.

则被特殊的光辉包围。反对者的观点在于无法解释我们实际识别和个体化情绪的方式，以及我们体验情绪时的突出特征。”^①

努斯鲍姆强调了信念在情绪中的作用，而反对情绪是判断的人没有看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努斯鲍姆认为信念之所以在认证情绪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因为我们只有在相信事件的发生可能带来某些后果之类的，才可能有着相应的情绪。比如当我愤怒时，是因为我有信念我将受到一些来自他人的伤害，所以我的愤怒情绪产生了。

最后，努斯鲍姆还认为情绪有一些意向性知觉和信念特征，它们都与（评价性）价值相关。比如之所以我们对父母有深厚的爱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很重要。如果他们只是和房子周边的树一样重要，我们则不会对他们的死亡感到害怕。她认为我们在物体中感知到的价值与我们对人或与人的关系中感知到的价值有所不同。努斯鲍姆借用古希腊幸福主义道德论（Ancient Greek Eudaimonistic Moral Theories）来解释情绪，她认为 eudaimonia 如果翻译为“幸福”，是一种误导性的以及功利性的错误，我们不仅仅因为功利性而有某种情绪，比如我们对亲人的逝去感到悲伤，并不是出于功利性的想法。^②

总的来说，努斯鲍姆对情绪不等同于判断的说法的回应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情绪的关于性，情绪的意向性，情绪基于信念以及情绪与价值之间的联系。

努斯鲍姆还利用了新斯多葛学派（Neo-Stoic）的观点进一步解释了为何情绪是判断。新斯多葛学派认为判断是对显象（appearance）的同意（assent）。努斯鲍姆认为不仅仅是对显象的同意，还应当突出认知（cognition）在判断中的作用。首先，如果只是对显象的接受或否认，接受显象的行为就是做出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坚定的信念，我们又会认知到事物的显象未必是事物的真实状态。比如，虽然太阳看上去只有一英寸宽，但如果我们有天文学知识背景，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受到了显象的欺骗。因此，认知在判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③

新斯多葛学派认同情绪的判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都关注脆弱的外部性，也就是情绪容易受到超出主体控制或突如其来的外在事件的影响。努斯鲍姆认为这种剧变（upheaval）对于情绪来说显得尤为重要，^④这种关于剧变的判断不仅是

^① M. Nussbaum, op. cit., p.188.

^② Ibid, p.190.

^③ Ibid, pp.191-192.

^④ 努斯鲍姆引用最多的是关于悲伤的例子，例子是关于她母亲去世，她的文章“Emotions as Judgments of Value and Importance”中有更多细腻的情绪描写和心理刻画。

情绪的必要组成要素，还是情绪的充分组成要素。努斯鲍姆还区分了与情绪相关的两种感受(feelings)，一种是有着丰富意向性内容的感受，比如生活的空虚感，对某人的爱得不到回应的单恋感受；另一种是没有丰富意向性和认知性内容的感受，不是情绪所必需的，比如疲惫感。^①

1.2 对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反驳

1.2.1 评价性信念与情绪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存在一些问题。评价性信念对于情绪来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②我们首先分析评价性信念对情绪来说并不充分的原因。我们有评价性信念但是可能没有相应的情绪。一方面，原因可以是品格特征(character traits)。比如说有的人即便是做了不礼貌的事情也不会感到羞愧，即便他知道这样不道德，但是他依旧没有相应的情绪。当然，这可能还关涉到我们对一般情绪的定义，普遍性情绪和个体性情绪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情绪的敏感程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某些信念根深蒂固或者潜移默化了，我们就容易放松警惕，情绪上也反应比较迟钝或者程度减弱。比如当前的新冠疫情，虽然我们有关于当前的疫情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一定危险的信念，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逐渐麻木和习以为常，渐渐放松警惕，并且对疫情的恐惧程度会下降。

然后，之所以评价性信念对情绪来说不必要，是因为我们在经历这些情绪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相应的评价性信念。比如当我们去玩过山车，我们明明有过山车很安全的信念，但是我们依旧感到害怕。与害怕相对应的评价性信念是过山车很危险。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过山车很危险的信念。过山车很危险在这里不能称之为信念，它只是潜在的判断、想法或潜意识，比信念更加微弱。因此评价性信念对于情绪来说并不必要。

格林斯潘(Greenspan)试图拯救评价性信念对情绪的必要性。格林斯潘区分了有意识的情绪和无意识的情绪，并且他认为无意识的情绪也包含着动机(motivation)，比如无意识的嫉妒，只要这种无意识的嫉妒所产生的不适(discomfort)持续，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感到嫉妒，嫉妒的情绪也存在。这种无意识情绪在它将嫉妒的对象评价为不适的时候，就表明了动机存在于嫉妒的情绪之中。格林斯潘认为无意识情绪就像是一种感受倾向，虽然并不明显，但可以解释情绪倾向。^③格林斯潘通过对情绪的意识层面的划分来说明情绪与动机之

^① 参见 M. Nussbaum, op. cit., pp.195.

^② 这里没有否定评价性信念的存在，否认的是它与情绪之间充要关系。

^③ 参见 P. S. Greenspan, *Emotions and Reas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27-29.

间的紧密联系，从而为他的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作辩护，也就是说即便是无意识的情绪也包含动机。但是格林斯潘的解释存在的问题是无意识的情绪其实未必包含动机，将动机强加到无意识情绪之中，反而增加了理论负担。

罗伯特·罗伯茨（Robert Roberts）（2003）从另一个角度来挽救评价性信念对情绪的必要性。罗伯茨认为情绪是基于关注的理解（concern-based construal）。他反对，“任何情绪都是或者意味着一种判断 P（其中 P 是情绪的主要命题内容（the central propositional content of the emotion）），情绪的个体经常反对情绪的部分主要命题内容。这种反例的命题形式可以表示为：S 对判断 P 愤怒（S is angry that P），但是 S 不相信 P；S 对判断 P 感到内疚，但是 S 判断的是非 P（也就是不相信 P）等等。”^① 罗伯茨借用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关于情绪的命题内容的解释，来阐释情绪的语言用法。罗伯特·戈登认为大部分情绪（包括愤怒、自豪和后悔等）属于事实性的（factive），少部分情绪（比如害怕和它的派生情绪，以及希望）是与认识有关的（epistemic）。事实性情绪预设了情绪的命题内容的真，而认识性的情绪说的是我们不知道命题内容是否为真。^② 比如，杰克因为玛丽弄坏了他的玩具而愤怒。愤怒的情绪属于事实性情绪，预设了杰克知道玛丽弄坏了他的玩具。如果这个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愤怒的情绪就不是适合的情绪反应。但是，戈登的解释在罗伯茨看来并不够完美，没有合理解释情绪与命题内容之间的关系。罗伯茨认为戈登这种语言用法的情绪解释的缺陷在于，如果没有关于情绪的事实性命题内容，却存在情绪，这些情绪没法通过戈登的方式得到解释。虽然这只是部分情绪，而且这种反驳很弱，但依旧是戈登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我们在看小说电影或者戏剧表演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相信这些事件真实发生了，但是我们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感同身受。罗伯茨将我们的这种情绪称之为成熟的情绪（full-fledged emotions）。他认为小说等激发了我们的知觉，引发了我们的关切（concerns），情绪就是关于关切的解释。虽然小说对我们的情绪影响与现实中的情绪有不同，小说带来的情绪不会导致我们的行动，我们对小说带来负面情绪更倾向于服从，而对于现实中的负面情绪的反应则不一样，但是这些都无法否认我们在小说中感受到的情绪是真情绪。^③ 总的来说，罗伯茨理论的优点在于对情绪做出了更细致的解释。

^① R. Roberts, *Emotions: An Essay in Aid of Mo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3.

^② *Ibid.*, p. 94.

^③ *Ibid.*, p. 97.

但是罗伯茨的辩护存在的问题是，即便认为小说等引发的情绪是真情绪，包含了主体对对象的判断，但如果在这种判断之上已经有关于相信这些小说的对象是虚构的信念，那么情绪与对象之间的合适性可能面临困境，甚至需要论证非理性情绪的合理性。比如，同情虚构人物的痛苦遭遇而感到悲伤。如果赞同罗伯茨的观点，认为这种情绪也是真情绪，则需要进一步论证这种非理性情绪的合理性。

第二，反驳评价性信念对于情绪的必要性，还可以从概念（concept）的角度出发。如果只要拥有情绪，我们就必然有与之相关的评价性概念，这对我们的概念掌握能力要求过高。尤其是对于儿童和动物来说，他们虽然不像成人一样拥有熟练运用概念的能力，但是不可否认他们也可以有情绪。另一方面，即便我们掌握了评价性方面的概念也不必然导致我们有情绪。掌握概念不是情绪的必要条件。因此，评价性信念对于情绪来说并不必要。

但如果我们没有评价性概念，那我们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害怕与危险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果危险的概念是导致害怕情绪发生的原因，但是危险的概念作为一个评价性概念是否必然导致情绪，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具体的争议我将在反驳情绪的概念性内容中展开讨论。

1.2.2 评价性概念与情绪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中预设了概念性内容（conceptual content），但是概念性内容并不是情绪的充要条件。之所以说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预设了概念性内容，是因为判断本身就是由概念构成，有概念能力就意味着使用概念做判断。因此判断理论本身就包含了概念性内容。如果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预设了概念性内容，概念性内容在情绪理论中主要表现为情绪的核心关系主题（core relational themes），也可以称之为评价性性质的概念，简称评价性概念。^①

而从情绪的对象的角度来说，情绪的形式对象指向的是情绪的意向性对象的评价性性质的概念，也就是说形式对象表明特定的评价性概念会对应着情绪的核心关系主题。这个说法最早是由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Lazarus）（1991）提供，用于解释什么样的评估会引起情绪，这也是心理学中评估理论（appraisal theories）的最初关注点。在核心关系主题的理论框架下，害怕表征（represent）危险，悲伤表征失去，高兴表征进步，骄傲表征自我认同的增强等等。^② 这个框

^① 概念性内容这一概念的范围也比情绪的评价属性的范围更大。“概念性内容指世界的对象、属性或者事态（真值条件的组成部分）呈现给主体的内容。”

A. Cussins, “The connectionist 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In *The 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 by M. A. Bo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4.

^② 参见 J. J. Prinz, *Gut Reactions: A Perceptual Theory of Emo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架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根据情绪的形式对象对情绪进行分类，来论证情绪的发生是否合理。比如因为失去亲人而感到悲伤，失去亲人则是悲伤的理由，因为悲伤个体化了悲伤所代表的评价性概念。这也就说明评价性概念作为情绪的形式对象，有利于说明情绪的正确性或者辩护情绪的合理性。但是它的缺陷也很明显，情绪和评价性概念的这种对应关系联系并不够紧密。

约翰·戴戈（John Deigh）（1994）不赞成这种情绪的核心关系主题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说法。他认为不需要通过评价性概念来获得主体的感知（sensation），比如不需要通过“危险”这一评价性概念来获得“害怕”这一情绪。他反对苏格拉底式的情绪解释。苏格拉底式的情绪解释是说，有共同情绪的人享有共同的评价思想，情绪意味着概念或原则的使用，这些概念和原则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得到。但是约翰·戴戈认为原初情绪（primitive emotion）不需要道德教化和文化背景就可以得到，接近于人的本能情绪。比如从悬崖往下看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就是原初情绪体验。而对于股市下跌的恐惧和某个下流手势的气愤，人们才需要文化背景才能理解。其次，他认为苏格拉底式的情绪解释还存在的问题是，混淆了概念与感知。约翰·戴戈认为我们对某个性质的概念才能在命题思想中判断对象有没有这个性质，这种对事物的概念性理解却并没有出现在生物对特定情况的感知之中。比如“危险”作为一个抽象的性质概念并不是感知。羚羊不是有了危险这个概念而害怕并逃跑，而是基于害怕这一感知。而且关于危险的想法或命题也并不带来害怕的感知体验。约翰·戴戈认为现代认知主义者的另一个错误是把情绪等同于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他借用罗素的解释，句子的语法并不是对事实结构的万无一失的引导。比如句子“哈利害怕世界末日已经来临”。^① 这个句子不是表达命题态度，也不是对事实的正确表达。

此外，戴戈对情绪的合理性做出了解释，他反对把合理性作为情绪的普遍性的特征。首先，成年人与动物或婴儿的心理有着明显的区别，包括语言的使用和理性思考的过程。第二，情绪的合理性在不同情境下变得不同。比如，主体在面对股市下跌时的害怕，是基于对股市信念正确或错误的推理，情绪可以是合理或不合理；但是主体从悬崖往下看感到害怕，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害怕不是因为错误的信念，而是因为他本应该对这种害怕免疫，因为他是安全的；如果是因为错误推理而产生错误想法，它也可能是不合理的。评价判断理论的拥护者却没

R. S. Lazarus, "Progress 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① 参见 J. Deigh, "Cognitivism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s", *Ethics*, 1994, pp.839-850.

有对这种难以控制的情绪做出解释。并且评价判断理论的拥护者把情绪当作评价，忽略了婴儿或动物的情绪，也否认了情绪可以通过教育而变化。但是戴戈认为情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孩子可以通过学习或教化，增加对事物的认识，克服对某些事物的恐惧。但是也存在一些人的情绪从不回应理性，他们脆弱的感情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是不可教化的。^① 这种不回应理性的情绪，可以理解为我们之前提到的品格特征，比如一些自私的人并不对他人遭受的暴力或不公感到愤怒，缺乏感同身受的情绪，教育或者教化也很难改变他们固化的品格特征。

我认为戴戈的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原初情绪与其他情绪之间的区分不够清楚，如果从悬崖往下看感到害怕是原初情绪，害怕是因为知道掉下去可能有危险，即便这可能是不合理的情绪，因为并不会发生危险，但是这恰恰说明其中存在解释的过程，因此更不可能是原初的情绪体验。即便是本能的情绪体验，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当我们做出某种情绪反应时，我们可能已经有了背景知识的铺垫。

我认为把情绪视为评价的论证存在的问题是，首先，未区分情绪不同的层次。我反对承认约翰·戴戈所说的原初情绪，并且同一个关于情绪的名词确实可能对应着不同程度的情绪。比如愤怒，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别人不礼貌的行为感到愤怒，不仅程度不深，而且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如果是某人被他人暴揍，愤怒的程度将会上升，时间也会延长。由此可见情绪的层次对于我们分析情绪的重要性，也体现不同场景下个体情绪的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图一是情绪的层次与分类图，就清楚地体现了情绪的多元与复杂。

^① 参见 J. Deigh, *op. cit.*, pp.839-851.

或者说社会建构而成，如果情绪起着评价作用，恰恰是能够对应情绪的核心主题。就算情绪退回到只有感知的功能，戴戈自己也承认了情绪可以通过教育而变化，那么情绪对应核心主题也是可以在教化中变得深入人心。因此，情绪感知与对应的核心主题的抽象概念之间的联系还是可以维系，只是未必如情绪评价判断理论的拥护者们设想的那么一一对应以及联系紧密。

1.2.3 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过于理智化

除了以上两点反驳外，近些年对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批判越来越多。总的来说，批判的核心点在于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过于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ze*）情绪现象，也就是情绪的认知比重过大，情绪显得过于理智化。具体的批判的角度包括以下几点：

（1）感受现象的层面

情绪不仅仅涉及认知层面，还涉及特定的感受。皮特·戈尔迪（Peter Goldie）（2000）批评评价性判断理论，他认为即便把信念和欲望描绘成情绪的构成部分并再加上感受这个构成部分，感受可能在其中并没有起作用或者承担什么重要的功能。在评价性判断理论中，情绪涉及某些感受现象，却没有明确感受现象所起的作用，或者它与构成情绪的信念或判断之间的关系。但是评价性部分与感受的部分实际上彼此不可分离。比如我们愉悦的或痛苦的评价性判断，就包含了评价和感受两个要素。评价性判断理论忽视了感受现象在其中的作用，虽然某些评价性判断理论的支持者，努斯鲍姆、所罗门都赞成感受在情绪理论中起了作用，但是感受现象究竟在情绪中扮演什么角色，评价性判断理论并不能给出清晰的回答。情绪知觉理论者却能对现象在情绪中的作用做出更加清晰的解答。所以这也算是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缺陷之一。^①

（2）认知不可穿透性

当我们做出判断时，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的判断内容与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相反的。但是与之相应的情绪即便失去了充足的理由，却也没有随之消失。这称之为情绪的认知不可穿透性特征（*cognitive impenetrability*）。休谟有一个例子，一个人被挂在高塔的铁笼子里，忍不住地颤抖，即便他知道铁笼很坚固，但是高塔的高度和下降的可能还是给他很大的冲击力。^② 在这个例子中，这个人拥有的判断是，他相信自己不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他还拥有一个隐藏的判断是，他

^① 参见 R. Hufendiek, *Embodied Emotions: A Naturalist Approach to a Normative Phenomenon*, Routledge, 2016, pp.34-35.

^② 参见 D. Hume, *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5 [Originally published 1739], I.iii.13.

认为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因此忍不住颤抖。也就是说，其实主体拥有两种相反的判断。如果此时说情绪是判断，那么也应当有两种情绪（主体本不应当害怕，却感到害怕），但判断又遵循逻辑推理规则，则是有问题。因为同时拥有真值相反的两个判断并不符合逻辑推理规则。因此也不应当有两种相反的情绪。

评价性判断理论的支持者试图通过以下几种策略来进行回应：1. 如果我们不是有意识地比较这两种相反的判断以及发现它们是不相容的，那么即便判断是互相矛盾的，也是可以接受的。所罗门将其称之为“判断的判断（*judgment about a judgment*）”，矛盾情绪中的一种情绪可能像其中一种判断一样消失了；2. 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所有的情绪都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情绪与有意识的情绪相反是因为它们在心灵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块或者意义生成模式（*modes of meaning generation*）。拉扎勒斯（Lazarus）赞同“某些情绪是自动生成意义模式（*an automatic mode of meaning generation*）的产物，且这些情绪是无意识的，这种自动生成意义模式是无意图的、非自愿的、毫不费力的、自动的和外部意识的。”^① 因此，拉扎勒斯也赞同互相矛盾的情绪可以同时生成。比如我们既可以相信飞机是安全的，感到不害怕，也可以相信飞机是危险的，感到恐惧。

我们可以这样回应，第一个策略的失败之处在于，情绪并不需要随着其中一种不那么恰当的判断一起消失，两种不同的情绪可以一起出现，两种不同的判断也可以同时有意识地呈现，情绪和判断之间不需要彼此互相改变。第二个策略比第一个策略更加成功在于，情绪和判断可以是两个单独的系统，不是所有判断都直接影响情绪，情绪是认知上不可穿透的。但这也恰恰为情绪不是判断作了辩护，是反驳评价性判断理论的一个好的出发点。^②

（3）婴儿与动物

动物是否与人一样有着类似的情绪系统，脑神经科学家的答案是这是有可能的。脑神经科学家们不怀疑动物可以表现出情绪，比如动物的攻击性动作或逃跑的动作等传递出情绪。但是他们怀疑动物能否经验到情绪或者能否经验到认知上更复杂的情绪，比如愧疚或者嫉妒。类似的，婴儿也和动物一样可以表现出情绪化的反应，比如见到母亲会笑，害怕会大声啼哭。但是脑神经科学家们对于婴儿是否经验到情绪以及能否经验到认知上更复杂的情绪存在分歧。拉扎勒斯对待婴儿和动物是否有情绪和判断的态度是保持沉默，只讨论成人的情绪。而对于努斯

^① R. S. Lazarus, *op. cit.*, p.159.

^② 参见 R. Hufendiek, *op. cit.*, pp.37-38.

鲍姆来说，她强调情绪的意向性和信念的特征来论证情绪是评价性判断，同时她也承认判断中还包含着关于世界的语言，这对婴儿和动物来说也是可能的。^① 努斯鲍姆和所罗门采取的策略都是将“判断”的概念进行了扩张，用一种非常广泛的方式来理解判断这一概念，试图将婴儿和动物这种可能是无意识的、非反思的和难以辨认的状态包括在判断的概念之中。这也就是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所采取的附加策略，支持者们试图通过这种策略来回应遭受的批评，但是这种策略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很大的益处，我们接着来分析这种策略面临的困境。

1.3 附加策略对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辩护

基于以上的一些批判，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拥护者试图提出附加策略来为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进行辩护。附加策略的主要观点是构成情绪的不仅仅是评价性判断，还包括特定的现象，比如欲望、生理扰动（比如流汗、肌肉紧张等）等。但是如果将情绪理解为评价性判断再加上欲望，可能导致的问题是涵盖所有的情绪类型，因为有的情绪并不包含欲望，比如害怕一闪而过的黑影，或者反感腐烂的食物等等。并且欲望所包含的内容有可能是开放性的非固定的内容，比如害怕看起来凶狠的狗，对应的欲望可以是希望保证自己身体的完整和健康，或者是希望不被狗攻击。因此，附加策略的这种混合策略很容易遭受质疑。

我们从附加策略包括评价性判断和特定现象的角度重新审视附加策略，首先，这个策略的优点在于可以将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归于同一种情绪。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它使得我们无法对情绪的精细化现象的细微差别做出公正的对待。比如杰克的亲人出车祸去世了，杰克的悲伤不仅包含对亲人的缅怀，还包括对肇事司机的愤怒，同一现象对应多种不同的情绪，只有不同的评价判断才能区分它们。那么将不同的情况归到同一种情绪的优势就消失了。在不同的情况下，情绪依旧是复杂与多样的。在评价性判断中加特定现象的做法在这里显得多余且累赘。除非评价性判断本身就带有某种现象，比如享乐或者痛苦方面的现象，从而有利于从整体上理解情绪的现象。但是如果现象本身就足够解释情绪的话，判断就会显得多余。总的来说，附加策略虽然能够规避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对于解决情绪是判断所面临的困境并没有过多的益处。

此外，情绪是判断所遭受的最大的攻击是情绪的丰富类型与单一的贫瘠的（impoverished）判断之间不契合。情绪的构成还包含着丰富的感受，并且情绪

^① 参见 M.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5.

的变化也会随着感受而发生改变。评价性判断理论的拥护者承认感受在情绪理论中的作用。由此又诞生了一种情绪建构主义策略（**constructionist theories of the emotion**），即情绪由带有判断的感受构成，附加策略的核心——判断，被带有判断的感受取代了。这种策略认为贫瘠的判断产生的现象不能帮助我们描绘出多种多样的情绪现象，并认为带判断的感受来取代判断才能描绘出情绪的丰富性。在这个策略的支持者看来，情绪处在变化之中，依赖于主体对他所经历的感受的解释（**interpretation**）。^① 这个解释还得到了生理科学实验理论的支持，根据沙赫特（**Schachter**）和辛格（**Singer**）关于情绪的两种因素的理论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知他们认为感受的原因可以被独立操纵。关于沙赫特和辛格的实验，简单来说，在 1962 年，他们对 184 名男性参与者注射了肾上腺素，这种激素对身体的影响包括心跳加速、颤抖和呼吸急促。但是参与者被告知的信息是他们被注射了一种用于测试视力的新药。其中一部分人被告知新药可能有副作用，另一部分人没有被告知有副作用。然后参与者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同时还安排了一个卧底，即实验的同盟者。这些同盟者主要表现两种情绪，欣喜若狂和愤怒，从而影响在同一个房间的参与者。没有被告知有副作用的人比被告知有副作用的人更有可能感到更快乐或愤怒。沙赫特和辛格据此得出，当人们经历了一种他们无法解释的情绪时，他们会用此刻的感受来标记这些感受。在他们无法解释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实验同盟者的影响。^②曼德勒（**Mandler**）（1975）据此得出，实验参与者将自己非具体化的唤醒状态转变为情绪是他将引发这些不成熟的感受理解为情绪，或者根据当时情境下的可用的信息将自己不成熟的感受归类。也就是说，实验参与者在无法判断自己的感受时所采取的策略是根据当时的情境和他所认知到的引发不成熟感受的可能原因来鉴定自己的感受。而在实验中，这种不成熟的感受就被实验同盟者所引导，实验参与者受到影响后，做出相同的情绪反应的概率也增加了。巴雷特（**Barrett**）（2006）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理论。她提出情绪的概念行动模型（**conceptual-act model of emotions**），认为情绪是描述我们感受到的情绪化内容的一组规则。并且情绪是由诱发条件而不是它们的输出模式来描述的。^③

这些观点强调的是，情绪在没有得到主体对自身经历到的感受解释之前，并没有被真正地描绘出来。但是这种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弊端。首先，在沙赫特和辛

^① 参见 J. A. Deonna, F. Teroni, op. cit., p. 59.

^② 参见 2023. <https://www.verywellmind.com/the-two-factor-theory-of-emotion-2795718>

^③ 参见 L. F. Barrett, “Are Emotions Natural Kind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p. 49.

格的生理科学实验中，他们遭受的批判是，其他研究人员马歇尔（Marshall）和津巴多（Zimbardo）通过复制这个实验发现，参与者其实受到实验同盟者影响不大，他们表现出欣喜若狂或愤怒的可能性并不比同盟者保持中立态度时大。马斯拉赫（Maslach）观点类似，他认为，产生负面情绪的可能性比正面情绪的可能性更大，无论是否受到实验同盟者的影响。比如产生愤怒的情绪的可能性比产生快乐的情绪的可能性大。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在我们认知情绪之前，我们很有可能已经体验到了情绪。我们并不需要在解释情绪之后才体验到情绪的发生。

第二，当我们对自己的感受不确定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未必如沙赫特和辛格所说与情绪的发生相关，而是仅仅涉及感情倾向（affective dispositions）。比如对自己暗恋的人又爱又恨，是混杂了多种情绪的感情倾向。而这种感情倾向并不能证明情绪建构主义者所说的通过对情绪进行分类来建构情绪的说法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情绪主体是通过自己对情绪的解释来描绘情绪。只能说明人们的感情倾向是情感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弥补人们的真实情感与人们对自己的情绪的解释之间的鸿沟，仅仅依靠这种情感建构主义策略还远远不够。人们的感受和情绪的不确定，其中包含着很多探索和犹豫的空间。主体对所经历的感受的解释并没有真正描绘出主体所经历的丰富的情绪。因此，即使用带判断的感受取代贫瘠的判断，也不能真正地描绘出情绪的丰富性。

总的来说，情绪的建构主义策略试图通过带有判断的感受来规避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中判断的概念的弊端，虽然可以合理解释某些复杂情况下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自己经验到的情绪，但是对于情绪的解释并不够完美，主要缺陷包括生理科学实验的不合理设计与结论；未对情绪和感情倾向做细致区分。

因此，附加策略及其情绪建构主义策略都不能为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做出足够完美的辩护。

结论

综上，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拥护者主要从认知评价的角度出发，主张情绪是评价性判断。所罗门对构成情绪的“判断”的概念做了详细的解释，试图澄清情绪不能简单理解为单一的判断或信念，而是必须将构成情绪的判断理解为特殊种类的判断以及系统的判断。努斯鲍姆则借助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在主张情绪的本质是判断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情绪的意向性特征以及信念在情绪中的重要作用的阐述。

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1.评价性信念是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

重要因素，但对于情绪来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不充分是指有评价性信念而没有相应的情绪，原因可以是品格特征、敏感程度等。不必要是指有相应情绪但没有相应的评价性信念； 2.评价性判断预设了概念性内容，但是概念性内容并不是情绪的充要条件； 3.评价性判断将情绪解释得过于理智化，忽视了情绪所涉及的感受现象以及婴儿和动物的情绪； 4.情绪的附加策略作为挽救情绪的评价性判断理论的策略并不能回应挑战，对情绪的分析依旧不够细致，未对情绪和感情倾向做细致区分。

参考文献

- Barrett, L. F., "Are Emotions as Natural Kind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 Cussins, A., "The connectionist 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in *The 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 by Margaret A. Bo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Deigh, J., "Cognitivism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s", *Ethics*, 1994.
- Deonna, J. A. & Teroni F., *The Emotions: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12.
- Greenspan, P. S., *Emotions and Reas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Griffiths, P. E., *What Emotions Really Are: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Hufendiek, R., *Embodied Emotions: A Naturalist Approach to a Normative Phenomenon*, Routledge, 2016.
- Hume, D., *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5 [Originally published 1739].
- Lazarus, R. S., "Progress 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 Nussbaum, M., "Emotions as Judgments of Value and Importance", in *Thinking about feeling: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on emotions*, ed., by Robert C. Solom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Nussbaum, M.,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rinz, J. J., *Gut Reactions: A Perceptual Theory of Emo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oberts, R., *Emotions: An Essay in Aid of Mo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olomon, R. C., *What is An Emotion: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olomon, R. C., "On Emotions as Judgment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88.

英文摘要

The Evaluative Judgment Theories of Emotion and Its Drawbacks

Yu Zh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Evaluative Judgment Theories of Emotion mainly suggest that emotions can be reduced to evaluative beliefs or judgments. Specifically, evaluative beliefs are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evaluative judgments. And reducing emotions to evaluative judgments requires the subject's conceptualizing ability. However, the Evaluative Judgment Theories of Emotion has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that evaluative beliefs are neither sufficient nor necessary for emotions; the evaluative judgment theory of emotion presupposes the subject's conceptual content, but conceptual content is not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emotions; the requirement of conceptualization ability for evaluative judgments is too high, which makes emotions overintellectualize; and the add-on strategy of emotions cannot save the evaluative judgment theory of emotions as well.

Keywords: Emotion; Evaluative Judgment; Evaluative Belief; Conceptual Content; Rationalization.